

新 中 學 文 庫
詩 經 選 讀

繆 天 綬 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本讀充補文國中

集 一 第

讀 選 經 詩

註選綬天繆

者編主

岫寄張 音戲丁 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

中學國文補充詩經選讀一冊
讀本第一集

(80232)

定價國幣貳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選註者

繆天綬

主編者

丁王張 天 雲 寄

綬 音 五 岫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發行人

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各
商務印書館
各地

序言

解題

詩經這個名稱是後起的，在孔子以前祇叫做詩，並沒有詩經的名目。自從經過了孔子的一番鼓吹，那詩就加起冕來了！其實詩仍舊還是詩，什麼經不經是沒有相干的！莊子天運篇說：『孔子嘗謂老聃曰，丘治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六經，……』可見在秦漢以前便有這個尊稱了。

采詩的傳說

傳說周代設有采詩的官，那十五國詩都是采詩的官采集來的。據漢書藝文志說：『孟春之月，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，獻之太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於天子。』則行人好像是采訪員，太師好像是審查長，而采訪員出發的時候，乃是孟

春元月。中國文化自北而南的，那時文化的中心區域，自然是在黃河流域；那時的采集地，當然也是中國北部的地方。試看，詩經上所列的十五國：周、召、王、邠、是周室的王畿，在今陝西、甘肅、河南的一部；——內有湖北邊地一小部。——邶、鄘、衛在今直隸舊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的衛輝懷慶；鄭在今河南；齊在今山東；魏、唐在今山西；秦在今陝西；陳、檜在今河南；曹在今直隸山東；照這樣看來，完全是中國的北部，所以詩經簡直可說是我們中國二千餘年前北部的詩歌總集！

詩的作者

三百篇的作者，如今都已失傳了。在詩上可以找得出來的不過二三個，小雅節南山說出是家父作的，巷伯說出是寺人孟子作的，崧高烝民說出是吉甫作的。再從尚書左傳以及漢人的書中，也可約略找出幾個來，如鴟鴞是周公做的，——尚書。——載馳是許穆夫人做的，——左傳。——常棣或說是周公做的，——國語。——或說是召穆公做的，——左傳。——已經沒有一定的斷語，其餘

一概無從稽考，都是無名詩人的產物。這些無名詩人，據我們今日推想，大概不出這三種人：一，詞臣——作樂詩的；二，貴族詩人；三，民間詩人。

詩的篇數

詩現在共有三百零五篇，還有六篇笙詩——南陔白華黍稷崇丘由庚由儀——相傳有聲而無辭的。這三百餘篇，分風雅頌三種。風有十五，共一百六十一篇；周南十一篇，召南十四篇，邶十九篇，鄘十篇，衛十篇，王十篇，鄭二十一篇，齊十一篇，魏七篇，唐十二篇，秦十篇，陳十篇，檜四篇，曹四篇，豳七篇。雅有大雅小雅，共一百零五篇；小雅七十四篇，大雅三十一篇。頌有周頌魯頌商頌：周頌三十一篇，魯頌四篇，商頌五篇。

從公元前第八世紀到前第六世紀，只有這些詩嗎？有人說：『司馬遷道：「古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三百五篇。」是經孔子刪過，故止有這許多。』有人又說：『孔子自己說：「詩三百，」「誦詩三百，」孔子不

應指自己所刪的說。並且書傳所引之詩，存在者多，亡佚者少，孔子所錄，不應十分去九。如其是刪過，像孔子這樣道學氣的，鄭衛一定要被他淘汰得許多，何以現在所存的淫詩，都沒有刪，所刪者是什麼詩？取可施於禮義，又是何等說話？從此斷定孔子沒有刪過，他並且說：『笙詩六篇是漢儒攢入的，除了商頌五篇，恰是三百，孔子自己說「詩三百」，此是指周詩無疑。孔子祇正樂——論語：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——沒有刪詩，刪詩是司馬遷一人的話。』

照我想來，孔子這樣喜歡古玩，又是竭力提倡音樂的人，一定不肯動手刪詩的。他嘗說，鄭聲是淫的，還不肯輕易刪去，別的更不必說了。不過說孔子沒有刪是可以的，若說詩是祇有這許多，卻不見得可靠。極端派雖極力舉出佚詩佔很少數，但是詩有散佚，總可以斷定了。國語：『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那爲首。』鄭玄註道：『自考父至孔子，又亡其七篇，是正考父以前，頌之佚者已多。』大概時代愈遠則詩愈少，時代愈近則詩愈多，成康以前的詩少，幽

厲以後的詩多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曹孟德平定劉表的時候，得漢雅樂郎杜夔，還能夠傳舊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。到魏明帝的時候，左延年所傳祇鹿鳴一篇了。至晉，連鹿鳴也絕響了，所以我說，在孔子的時候，所得的詩，恐怕祇有此數罷！

詩在春秋時代的流行

詩在春秋時代是很流行的，政治家外交家要用着牠，教育家學問家要用着牠，一般社會的人，也都借此以發抒其心中的蓄積。那時，可以自由活用，不一定拘着原來的意思。『素以爲絢兮』在教育家拿去應用，講到『禮後』去了。『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』是男女相愛戀的詩，在外交家拿去應用，作爲交換感情的表示了。這是多麼的有趣呵！尤其是孔老夫子，他極力鼓吹詩的效用，時常對學生講詩。他說，詩在學人陶冶性情變化氣質上，很有絕大的力量。又說，不學詩，好像朝着牆站立的樣子，一步不能行；——不學詩，不能折衝樽俎，不能辦理

政治。——詩在春秋時候算是極盛的時代了。於此有一疑問，詩何以能够有如此普遍的流行呢？朱彝尊道：『詩者，掌之王朝，頒之侯服，小學大學之所諷誦，冬夏之所教。』如此說來，詩簡直是那時國家學校裏用的教科書咧！

六義

詩大序說詩有六義：一曰風；二曰賦；三曰比；四曰興；五曰雅；六曰頌。孔穎達道：『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。賦比興者，詩文之異辭。賦比興是詩之作用，風雅頌乃詩之成形。用彼三事，是成此三事。』風雅頌的解釋多得很，如詩大序所說：『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……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』他用了二十六字解釋一個風字，我們橫豎不明瞭風的意義。旋來旋去在字面上解釋，不切近詩的本身上去體會，所以弄得牛唇不對馬嘴。到了宋朝朱熹乃說：『風雅頌三者，是聲音上的差異，不是意義』

上的分別。風是鄉樂，雅是朝廷之樂，頌是宗廟之樂。』鄭樵又說：『風是出於土風，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，其言淺近重複，故謂之風。雅是出於朝廷士大夫，其言純厚典則，故謂之雅。頌之辭嚴，其聲有節，以示有所尊，故謂之頌。』他們的解釋比前雖稍稍有些進步，總是側重着貴族的方面，詩的真正價值，還是沒有多大的發明。他們那裏知道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的作品，倒是平民文學的結晶，比起喬皇典麗的文章，還着實可寶貴呢！如今看來，風雅頌的界限亦不見得十分嚴密；應該在風的，反在雅的裏頭，應該在大雅的，反在小雅的裏頭，也多得很多，若不是原來的謬誤，至少是後來傳本的竄亂啦！

比、興、賦的意義容易明白，比較上興難了解一點。所以毛傳專注重這方面的說明——比也有幾處的解釋，賦是完全沒有了。簡言之，比是比擬的，興是寄興的，賦是直陳的。觸景生情，感物興懷，都是興的性質。困學紀聞載李仲蒙的解釋還清楚，今把牠抄在下面：『敘物以言情，謂之賦，情盡物也。索物以托情，謂之

比，情附物也。觸物以起情，謂之興，物動情也。』

傳統派與非傳統派

詩因爲諷誦在口中，不僅在竹帛上，所以沒有遭秦朝的火劫。漢興，易祇有田何，書祇有伏生，詩就有魯——申培——齊——轅固——韓——嬰——三家了。到平帝時候，毛——萇——詩又立學官。以後齊詩亡了，魯詩不能過江以東，韓詩亦無傳受的人。由是祇剩毛詩一家。毛詩有序，述說詩中大意，謂之詩序。第一篇關雎的序文，統說全經的，叫做大序，其餘則稱小序。這大小序的作者，辨論不定：有說大序子夏作，小序子夏毛公合作；有說衛宏作；有說子夏創作，毛公及衛宏潤益；有說爲詩人所自製；有說小序爲國史之舊文，大序爲孔子作；有說毛傳初行，尙未有序，其後門人互相傳授，各記師說，爭辨紛紛，迄今沒有結果。這且按下不說，單說傳統派與非傳統派的別異。

傳統派以序傳爲中心，信序宗毛的是傳統派，反此的是非傳統派。自從毛

詩立學以後，鄭玄以大經師爲之作箋，可算是第一個宗毛的人。以後王肅說鄭有背毛的地方，作毛詩駁義等書以難鄭，鄭申毛，他雖是同鄭爲難，但確是一個宗毛者。再後唐孔穎達兼疏傳箋，則又是一個宗毛的了。這幾百年可算是傳統派統一的時代。大家都循着故轍走，把學術思想束縛得毫無生氣！到了宋朝，就不耐煩起來了，一般學者都要自由研究，不拘守漢唐注疏，不輕從古說，由是疑詩序，疑毛傳，並從來所已信之六義等說也發生疑點。歐陽修是個先鋒，鄭樵是個後勁，程大昌可算更加激烈的分子了。到朱熹作集傳，非傳統派就取傳統派的地位而代之。元明兩代的詩學，都是集傳的天下。至清考據學大興，競尚古義，揭漢學的旗幟，排斥宋學的空疏，遵奉小序，專宗毛鄭。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，朱鶴齡作詩經通義，胡承珙作毛詩後箋，陳奐作毛詩傳疏，都始終効勞於序傳，則又爲傳統派復興的時代。

在詩本身上解詩

傳統派和非傳統派有一樣通病，好像是孟老先生遺傳下來的！孟先生憑空要說：『詩亡然後春秋作，』與人這個暗示，害得無數的經生都死在這句話下面。春秋家解春秋字字有褒貶，他們說詩也篇篇有美刺。傳統派我們認為不是了，非傳統派也不見得高明。關雎不過是賀新婚的詩，詩序偏說是『后妃之德……』集傳也說：『文王生有聖德，又得聖女以爲之配，……有幽閒貞靜之德。』桃夭不過是賀嫁女的詩，詩序偏說是『后妃之所致』。集傳也說『文王之化……』迂曲極了，實在是誤解得了不得！歷來的學者寧可冤枉了詩，始終不肯違着毛或是背了朱說話。這種毒中得多麼的可怕呵！我們不能再誤而三誤了，我們須要換掉這種老空氣，清醒我們的頭腦，睜開眼睛，在詩的本身上一瞧，究竟牠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樣！

用風雅頌分別三百篇，我們在今日弄不清楚了，還不如在詩的本身上分牠的類，似覺爽快些。抒寫情緒的就是抒情詩，描寫事物的就是描寫詩，陳說道：

理的就是陳說詩。衛風的伯兮，小雅的杕杜，都是思婦之詞，不管牠是風是雅，一言以蔽之，抒情詩就是了。豳風的七月，小雅的無羊，一是描寫農功的，一是描寫牧羊的，也不管牠是風是雅，我們稱牠描寫詩就是了。

孟子『誦詩論世』這話說得卻有道理，我們從周的時候看來，那三百篇確有那時代的特徵。關於抒情詩，以征夫、思婦、逐臣、棄婦、孽子的作品爲最特色。在其時接連差不多有二百年戰爭，強橫的外夷，如玁狁、犬戎、狄，騷擾得很，宣王時，常和玁狁開仗，犬戎且殺了幽王，狄人也殺了衛懿公，那時的集兵屯邊，想是忙碌極了，他們終年守戍在外的，心裏實在有說不出來的苦痛，所以像東山、采薇等，都是那時的名作。那時三綱說正式成立的時期，君權、父權、夫權異常的膨脹，人臣、人子、人婦，都是以順爲正，凡是君與父與夫的不好，他們沒有埋怨的，祇有自己暗中悲傷，有時還要自己說自己不長進，這種柔的弱的愚的承受，在道德上得如何的批判，在情感上有何等的價值，我們姑且不論，可是在作品上留

下了深刻的痕迹，令人在心絃上生出顫動來，而且時常留戀着，確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勢力，所以像谷風、氓、白華、巷伯、柏舟、小弁、凱風都是那時代作品的特色。周時很重農的，很講究射藝的，很有武功的，很敬祖宗祭祀最繁的，牠的歷史很長久，從后稷到武王，差不多六七百年，所傳下來的神話和事跡也不少。因之戰事詩，田功詩，祭祀詩，頌祖德的詩，都是那時描寫詩的內容。到春秋時候，風俗壞極了，倫常乖舛得實在不像樣子，禁不住詩人的感慨，言論又不能自由，由是隱隱約約地寫出來，便成諷刺詩一派。三百篇不能說牠都是爲諷刺而作的，但諷刺詩確是那時代的產品。至於陳說詩在詩經中佔很少數。原來抒情詩是詩的王國，描寫詩還是附庸，陳說詩更不用說了。

單用比、興、賦去分析詩的用詞，不能滿足的。偉大的詩人，他把比、興、賦運用得極其純熟，毫無痕迹，使我們不能分出牠是比是興還是賦，勉強把這三個字歸納起來，又如何籠罩牠得住呢！如大東篇下三章：『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漿；韜韜

佩璲，不以其長。維天有漢，監亦有光；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，雖則七襄，不成報章；皖彼牽牛，不以服箱；東有啟明，西有長庚，有捄天畢，載施之行。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；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維南有箕，載翕其舌；維北有斗，西柄之揭。』他祇不堪時君的征役，弄得杼柚其空，無可告訴，他的熱情愈奔放了，他的空想於是也離奇了，他忽然扭住天空界痛快的發揮一番，他的語言，十分的無倫次，他的神經，已臻於錯亂，他的文字，反而異常飛舞，我們此時不能拘真的和他說比說興，他祇是一個浪漫的詩人，一往情深，運用他離奇的空想，發洩他奔放的熱情。同樣，如巷伯『彼譖人者，誰適與謀？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；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；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』他恨這譖人已極了，卻無力處置這譖人，滿望着取這譖人殺而甘心之。那譖人的罪惡已是滔天了，弄得豺虎不食了，有北不受了，那譖人是如何一個人呢？傳注家在下面注道：『此是賦也。』何等的枯燥無味呵！

詩人 Bliss Perry 說：『詩的將來固是無限量的，詩的過去，也未嘗不可

無限量。』這句話真不差呀！偉大的詩人，他的作品，也許是浪漫的，也許是象徵的，他不受批評的豫示，他祇是自己努力，他積儲的豐富，含蓄的繁複，惹我們注意，使我們稱許，偉大的詩人！永久的詩人！

附言

我們治詩訓詁的時候，『段借』這觀念不可不預先存着，因為流行的詩本子，多是毛的，毛用古文，所以多段借。

以現代的人，咏古代的詩，在音韻上一定難和諧的，所以應該知道詩的古音。顧炎武給我們讀詩的時候，對於古音二個觀念，我們不可不記得：一，古人四聲一貫；二，古人韻緩。

讀詩的參攷：關於訓詁上的，看陳奐毛詩傳疏，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。

通釋最好。關於詩旨上的，崔述讀風偶識，方玉潤詩經原始可以備查；近人如顧頡剛詩經的規運與幸運等，很能做初讀詩的指導。關於詩經舊傳說的問題研